

XINSHIJI NUZUO JIAXIAOSHUO

新世纪女作家小说

薛燕平 著

# 独行者

*Du Ling Zhe*



北方文艺出版社

# 独行者

DUXINGZHE

薛燕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行者 / 薛燕平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0. 9

ISBN 7-5317-1313-6

I. 独… I. 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533 号

## 独行者

Du Xing Zhe

---

作 者 / 薛燕平

责任编辑 / 马合省 梁春芳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11

字 数 / 247 千

版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5 000

定 价 / 16.8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313-6/I·1249

---

你关注着人是什么……你使他仅  
次于天使，赋予他光荣与自尊。

——《旧约》第八赞美诗



## 第一章

你是一粒毛茸茸的种子  
你急切地显露出生命的迹象  
在那个红彤彤的世界里  
你敲响稚弱的手鼓

红狼是一名鼓手，一名喧嚣而狂躁的鼓手。像婴儿迷恋乳汁一样，红狼沉迷在一个震耳欲聋的世界里，嘈杂的声响（音乐？）使得他身上的每一根血管都像蛇一样地狂舞，每一块肌肉都像滚石一样蠕动，每一堆细胞都像大海里的微生物，迅速地裂变、繁衍、碰撞……他生命的花朵便在这万千景象中迷人地绽放。红狼就像城市里的一只老鼠，昼伏夜出，他已经习惯了夜晚沉重的黑暗，面对黎明时分那一缕缕轻薄而撩人的曙光，红狼的脸上会露出不屑的神情。在无数个金属般滞重的暗夜里，红狼同他的伙伴们，在光怪陆离的房子里制造出一种几乎能将世界毁灭的声音，直到红狼的鼓声暗哑下来，人们滚沸着的血液才渐渐地宁息，这时红狼便会在心里问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

此刻，红狼在一片刺眼的阳光中醒来，他试探着将眼睛睁开一道缝，因为他吃过阳光灼目的苦头，他看见燃烧得几乎透明的太阳，像一位骄傲然而孤独的丑公主寂寞地悬挂在半空中。



红狼似乎有些不忍睨视太阳的寂寞，他慌忙地闭上眼睛，一片金星乱飞的红彤彤的世界，对此红狼并不陌生，这是他儿时最得意的游戏，他喜欢红色的世界里那些狂飞乱舞的小星星。当一颗颗小星星悲惨而绝望地朝下坠落的时候，红狼的心里竟涌起一阵阵难以抑制的快感，这使得红狼百思不解：究竟这种快感从何而起呢？红狼闭着眼躺在床上，脑子里重复着儿时古老的问题，这时墙上的石英钟敲了9下。红狼从床上跃身而起，光着脚站在屋子当中，他周身的血液便在这一跃一站间欢快地沸腾起来。接着他像只猫一样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前，似乎怕惊动了太阳，他先是伸头朝楼下张望，他看见了街道上如蚁的人群，他们在无目的地忙碌着，时而扎成一堆，时而四散开。红狼改变了主意，今天他不想用厚重的窗帘制造出一个虚幻的暗夜了，他也不想再像蝙蝠一样蛰伏在空茫的“夜色”中，他想将自己像扔一块砖头似的，扔到大街上去，隐在那片如蚁的人群中。

红狼上下楼从不乘电梯，他喜欢用两条粗壮的腿使劲地敲击坚硬的水泥台阶，“咚咚”的声响暗合着隐藏在心里的鼓谱，身体里已经沸腾了的血液便在一阵阵的敲击声中如浪滔般汹涌。待红狼一口气从十层跑下来时，他的神经已兴奋异常，他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炫目的阳光中，默默听着自己的心脏跳跃如鼓。红狼想：“我是一名真正的鼓手！”这时他看到了自己那辆心爱的摩托车，那是一辆火红色的野狼牌摩托车，是红狼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红狼的半条性命，它谙熟红狼的品性和习惯。此刻，它通体的红色与耀眼的阳光正亲密地吻合在一起，摩托车被赋予了一种灵性，几只明亮的光眼使得这个钢铁怪物竟有些许美妇人的神韵。红狼陌生地打量着眼前的宠物，内心里产生出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红狼轻柔地走到摩托车跟前，将

沉重的头盔从右手换到左手，然后用右手抚摸着摩托车凉爽的车身，红狼的眼睛里一片迷茫，心里嘀咕着：宝贝儿，千万别抛弃我。

红狼戴上头盔，顺手拉下茶色挡风罩，阳光尖利的触角被折断了，太阳从一位骄傲的公主变成委顿的老人。楼房的玻璃上那些刚才还炫目的光斑，倏忽间暗淡下来，像一双双情人失望的眼神。红狼戏谑地想：一刹那间我便能领略到人世的冷与暖暗淡与光鲜热烈与冷默喧嚣与寂静乃至生命与死亡，这一切鲜活的思想只缘于一副茶色的挡风罩，有趣！想着的时候，红狼的脚下已打着了火，右手轻轻转动把柄，摩托车粗暴低沉地呻吟起来。随着呻吟声减弱，像一道红色的闪电，摩托车朝着城市拥挤而嘈杂的街道疾驰而去。

红狼那双闪烁着野性光芒灼人肌肤的眼睛，躲在茶色挡风罩后面好奇地观望着眼前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红狼已经好久没有在白天走出房屋了，他不能像城市里的其他人那样在明朗的天色下自由自在地行走谈天吵架，也许他依旧迷恋母腹中那团温馨的黑暗，或者说那团黑暗的温馨永久性地驻留在他的大脑中，所以他固执地着迷于黑夜。此刻，阳光下的城市清清楚楚地暴露在红狼的面前，新奇的感觉潮水般向他涌来，有一瞬间竟使他难以呼吸，他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似的，大张着嘴，呼呼地喘着粗气，飞扬起来的砂粒偶尔扑进红狼的嘴里，红狼便像一只真正的狼那样发一声长吼，那些细微的砂粒在吼声中或喷薄而出，或被吞咽进肚里，红狼便又体会到城市带给他的—种咸涩。

红狼在一片高楼中疯狂地穿行着，每座高楼都像一只巨大的怪兽面目狰狞地向红狼扑来。红狼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似

乎那一只只怪兽时刻都会朝他倒下来，压住他的身体，将他那辆骄傲的坐骑压得粉碎。红狼不敢仰视高楼，他像个刚过门儿的小媳妇似的低眉顺眼地沿着楼与楼之间那一条条碎石铺就的小道飞掠而过，他觉得已经在这片楼区里迷了路，那些雷同的没有丝毫特征的高楼像一片无休无止的青纱帐似的，没头没尾连绵不断，红狼叹了一口气，“我今天算是进了一座迷宫。”红狼沮丧地想。就在沮丧的红狼将要钻出那片高楼，就在他已经看到了距他百米以外的马路上幻灯片似的来往的车辆的时候，红狼的摩托车撞倒了一棵细弱的小杨树。红狼先是愣了愣，胯下的摩托车无力地呻吟了一声，停在倒伏的小杨树旁。红狼将头盔上的挡风罩推上去，他的视线立即被杨树那一串串的嫩绿浑圆的小叶子吸引住了。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叶片在刺目的阳光里闪烁着炽白的光芒，然而，此刻这种光芒似乎表露出一种哀伤。一望而知，小杨树在清早便被浇过水，湿润而松软的土地此刻成了它幼小生命的眠床。“它很快便会枯萎的。”红狼看了看它那被撞断了的躯干，然后眯起眼睛仰头望了望火毒起来的太阳自言自语道。不知何时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几位鬓发斑白双手背后塌胸凸肚一脸严肃的老太太，她们一律左胳膊佩戴红色袖标，袖标上的字迹隐在衣服的褶皱里，红狼费了半天劲儿也没能看清。她们像包抄一个敌人似的，站成半圆形慢慢地朝红狼靠拢，最后红狼几乎嗅到了离他最近的那位穿花格衬衣的胖老太太嘴里呼出的大蒜味。“难道她一早起来就吃大蒜么？”红狼疑惑地想。

“你为什么把树撞倒？”一位老太太说。

“你是成心的吧……”又一位老太太说。

“你是把这树当靶子想试试你的功力吧？”穿花格衬衣的胖



老太太说，说完，嘴角朝两侧扯了扯，大蒜浓重的气味像烟雾似的弥漫开。

红狼撂下挡风罩，大蒜味立即被隔断了，同时，红狼看见众位老太太的脸色“倏”地灰颓下来。

“他这是什么态度……”

“撞倒了树还这么无礼……”

“不能让他走，把他带到派出所去……”

红狼那双狡黠的眼睛在挡风罩后面不停地转动着，他一边戏谑地打量着几位威风凛凛的老太太，一边思索着怎样尽快地摆脱眼前的麻烦。红狼突然掉转车头，同时飞脚打火，接着转动手柄，老太太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怎么回事，那道红色的闪电载着红狼疾驰而去。红狼感觉到身后那片呆板的楼群渐渐地矮下去，仿佛是被巨大的磁力吸进了地里，顺风飘来老太太们愤怒而有趣的咒骂声：“挨千刀的……”“小兔崽子还尥蹶子呢……”

红狼摆脱了纠缠，他像一股劲风，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着。阳光无法停留在他那飞速移动的身体上，所以他感觉不到它的灼热。他那旋风一样的速度将一块块完整的阳光撕扯得丝丝缕缕，幽灵一样在空中游荡。他并不因为道路的阻塞而减慢速度。他像一条鱼似的在人群的礁石中畅游着，或者与汽车抢道。有好几次红狼傲慢地插入两辆汽车中间，惹得后面的司机震耳欲聋地鸣着喇叭，这时红狼便得意地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纯真地笑着，眼睛里那一缕野性的目光变得温柔起来。道路上行人衣服的花色，树木的绿色，以及楼房的黄色白色红色，加上店铺的五光十色，一切的色彩都被红狼用一根无形的绳索穿起来，跟随着他飞跑旋转。它们扭结

搅和在一起，红狼仿佛听到它们在相互碰撞时发出的痛苦或者愉悦的喊叫声。那些被红狼用绳索拴起来的色彩在跟随他飞跑时便形成了城市一道独有的风景，红狼听到耳边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声感叹道：骑摩托的人真帅！红狼再次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纯真的微笑。他想扭头看那位赞叹他的女孩儿，于是将身子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侧转过三公分，但他只看到了一个鲜绿的身影，在这座暗淡的城市里，仿佛一颗充满生机的种子。在经过一个嘈杂的菜市场的时候红狼的摩托车速度不得不慢了下来，他感觉到了团团的热气扑面而来，热气里裹着男人的汗臭味儿女人的香水味儿婴儿身上奶汁味儿，以及猪肉羊肉牛肉的腥膻味儿，扔了一地的菜叶子又经无数人践踏以后散发出的甜兮兮的烂味儿，还有躲在暗处的几眼下水道涌出的一股股的恶臭。这一切汇成了一大团一大团又厚又重的热气，把这里所有的人像制作古埃及的木乃伊似的缠裹得严严实实。红狼不由得耸了耸鼻子，他把头盔朝下摞了摞，仿佛要将那一团团热气阻挡在头盔之外，但那厚重的气息还是钻进了红狼的鼻子。很快，就像腌一根小萝卜似的，红狼的身体被那混杂的气体浸透了，他觉得自己变得沉甸甸的，像一只湿透的砂袋，摩托车不时发出一两声低吼，在污浊的空气中它显得烦躁不堪。

突然，红狼的左胳膊肘碰掉了一位少妇手提的菜篮，菠菜胡萝卜红红绿绿地撒落一地，鸡蛋打碎了，鲜黄鲜黄的蛋液缓慢地汇合在一起，菜篮空在一旁，无可奈何地撅着屁股。少妇怒视着红狼，一双美目泛着桃花红。红狼看见少妇由于激动，俏俏的鼻头上沁出几颗亮亮的汗珠。红狼的视线下移，目光停留在少妇起伏如山峦的胸脯上，一股柔软的女人的感觉在红狼的体内荡漾开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因此而绷紧了，很快，那种

绷紧的感觉变为一种轻松的愉悦。愉悦中，红狼恍惚觉得少妇的怒容竟是一种异性的挑逗，于是红狼将挡风罩缓缓抬起，露出了那双充满野性又略带几分淫邪的眼睛。少妇的目光终于与红狼的目光紧紧地纠缠在一起，污浊的空气中，目光像几条无形的蛇扭结着，红狼的目光变得温柔起来，温柔的触手在少妇绯红的腮上抚摸着，惬意袭击着红狼的身体，红狼的身体便在摩托车的颤栗中轻轻地抖起来。

“干嘛哪！也不瞧着点儿！”

少妇的声音里竟有几分娇嗔。

红狼无声地笑起来，目光温柔的触手依旧停留在少妇的脸上。少妇似乎被红狼纯真的笑容感动了，她将那双桃花眼低顺下来，扭动着纤细的腰肢，伸手把空菜篮拾起，然后将篮子里残留的东西（几根菠菜和七八个鸡蛋）码放好，重新挎在胳膊上，一副欲走又停的神态。

“别走哇，你得容我赔偿损失呀！”

红狼浑厚的声音从头盔里沉重地传出来，音波很快变成磁场，牢牢地将少妇吸在原地。红狼看见少妇的目光里透出几分欣喜和惊奇，红狼领会了少妇心里的尴尬。“总之，这是个充满了欲望的女人，像这座城市一样。”红狼收敛起笑容的时候这样想着。红狼像一位将军面对着一名违犯了军规的士兵，用那副变得冷漠的目光重新审视着少妇。也许少妇像红狼一样是位极敏感的有艺术气质的人，她立即领略到红狼好像风暴一样突然来临的冷漠，她那刚刚还飞着红韵的脸颊骤然间变得苍白，像一朵雪莲，竟有了一丝圣洁的美丽。这时，一股浓厚的污浊空气像海浪似的汹涌而来，顷刻便在红狼和少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红狼感受不到少妇辐射的女人魅力，少妇对红狼蛊惑

的野性也失去了兴趣。他们像两只充气人儿被泄了气，瘪塌塌的谁都没了兴致。阳光突然显得格外刺眼。少妇不得不用手在眼前遮挡着，而红狼则拉下了挡风罩。少妇离开红狼时，目光中流露出几分恼怒，仿佛面对的是一位背叛了她的情人，她那纤细的腰不再扭动，像块木板似的僵硬着。红狼茶色的冷峻目光凝视着少妇失落的背影，少妇在熙攘的人流中吃力地穿行着，偶尔她回一下头，红狼能够看到她那有些茫然的目光。直到少妇的背影小得像片树叶，红狼才收回目光，他意识到应该尽快地离开这里。他下意识地朝地上的污物望去，鸡蛋的鲜黄已经陈旧了，陈旧的黄色在污脏的柏油路面上结了干干的一层，它似乎是一件事情的见证，印证一件刚才发生的现在已经逝去的事情；它又想说明着什么，说明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本欲泄漏的故事。然而毒辣的阳光焚毁了喷薄的欲望，丑公主俯视着红狼和少妇的沮丧，暗自笑着，她笑的时候光芒就分外耀眼。

红狼让摩托车碾过地面上鸡蛋的一层黄色，碾过那几棵已经发蔫的菠菜，菠菜在车轱辘底下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很快，这种轻微的爆裂声被摩托车的狂吼吞没了，摩托车轻灵地在人群中穿行，把那一团污浊的空气像切割一个个柔软的面团儿似的切割得七零八落。烦躁的人群对这辆不安分的摩托车并不在意，他们的注意力被那些货物吸引着。他们无休止地同商贩们讨价还价，他们从商贩的秤盘里拿下那些不新鲜的蔬菜、鱼、肉、蛋，商贩们埋怨着唠叨着重新将被拿下的东西放到秤盘上。人们就这样争执着吵闹着，嘈杂的人声挤来撞去，与污秽的臭气相携着在城市的空中弥漫开来。红狼骑着摩托车驶离菜市场时，深深地吐出肺部一大口浊气，然后偏过头，看着身后人头攒动的

菜场，在那些头发蓬乱的女人堆里，红狼能幻想出那位被自己撞翻了菜篮的少妇娇俏的面庞，他明白那只不过是一件过去了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与此一模一样的事情了，时间的魔手能改变一切事物的面貌，那少妇的影像就像一张底片似的封存在红狼的大脑里，他不可能将它洗印出来，它真的已经成为过去。

红狼像一名勇士一样义无反顾地奔驰在这座骄傲陌生而显得冷漠的城市里，他像一支飞箭越过了一座有些拥挤的立交桥。下坡的时候红狼加大了油门，他感到城市独有的热风（里面混杂着汽车的尾气空调抽出的热气男人嘴里的酒气女人的汗香老年人身上的酸味）像无数只速度惊人的小鹿紧随在他的周围跳跃嬉闹，它们无孔不入，能够脚蹩在男人们粗大的汗毛孔里，堵住出汗的道路，城市里的男人们便烦躁得失去了耐心。看着街道上骂骂咧咧的男人们，一丝微笑不经意地挂在红狼的嘴边。他轻轻地转动了一下手柄，摩托车发一声吼，超过了两辆小汽车。红狼突然觉得大脑竟像天空似的空茫一片，高速的行驶让他的思维空间萎缩，最终成为薄薄的一片，一张纸似的，思维便难以进行。连绵的公路仿佛与天相接，天边的白云显示着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丽，悠远是一个时间的代名词，人和云彩之间是那难以逾越的时间长河，云彩飘逸的形态是人的美好理想的幻觉。习惯于夜间活动的红狼第一次认识了他居住的这座城市的另一副面孔，这是与夜间的暧昧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红狼那纸片儿似的思维难以承受对于白天的城市的思考，他再次加大油门儿，朝着悠远的白云疾驰。周围的景物被摩托车闪电般的速度撕碎了，各种颜色混杂在一起，似无数根染花了的纤维，被大力士们紧紧地绷扯着，只给红狼留下窄窄一条缝。“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感觉。”红狼的思维在纸片儿似的空间里艰难地活动

着。有一瞬间，他想将车速放慢，他有一种担心，如果他真的是一道闪电，迟早都会融入天空的，而他现在正真切地体会着天空对于他的吸引力。身下的坐骑似乎已经生长出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在顷刻间强壮起来，红狼对它无能为力。红狼想起“信马由缰”四个字，这准确地说明了他与摩托车眼下所处的状态。他用余光扫视了一下摩托车，“陌生的家伙！”红狼在心里喊道。

“那么我是谁呢？我究竟是谁呢？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去哪儿？”

红狼那张纸片儿似的思维空间像一只气球突然间鼓涨起来，于是各种形态各种颜色的思维便在那扩张的空间里活动着。就在他连续向自己提出那些古怪问题的时候，摩托车速慢下来，它由刚才的怒吼一变而为一种轻浮的呻吟，两旁的景物逐渐清晰明朗，物体上的颜色复归原位，行人缓慢地朝后倒退着，树木一棵接替了一棵的位置，像卡通片似的，呈现着一种千姿百态的神韵。不由自主地，红狼的摩托车轻轻朝右一拐，驶入一条有些空旷的街道。摩托车的里程表上的指针指着 20，红狼有些吃惊地想：速度的由快到慢原来竟是如此自然的一个过程。红狼在缓慢的行驶中仔细地审视着这一条陌生的街道，街道的两旁堆叠着残破的房屋，青灰色的墙皮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那是被时间的刀刮落下来的，露出一颗颗砖的牙齿，咀嚼着风雨的滋味，无声地吞咽着辛酸、幸福，抑或是许许多多说不清的惆怅。红狼感觉到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拉纤一样扯着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在城市里狂奔，然而前后的顺序是早已安排好的，他只消平心静气地随着那股力量走，便会不虚此行。这条街上的行人稀少，且行为诡秘，红狼看见一位着深蓝色中山装的枯瘦的老者在左前方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他一会儿猫下腰

从布满砂石的地面上拣起一样东西放进上衣口袋里，一会儿面对一扇紧闭的门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一会儿他又转回身目光茫然地四下里逡巡着。从他那衰老的眼神里，红狼看出他并非在刻意寻找什么，那种巡视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不包容任何情感和目的，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性的举动。红狼思索着枯瘦老者的一举一动。

车轱辘在散漫的砂石中“噼噼剥剥”地朝前滚动着，溅起的石子儿打在墙上门上，发出一声声闷响。红狼有些吃惊，在这座愈益繁华的大都市里竟然爬伏着这样一条丑陋而荒芜的街道。红狼再次朝那些古旧的墙壁望去，阳光在上面正做着光和影的游戏，一块块的暗影恰似一只只深陷的眼窝，凝视着突然闯入的红狼，凝视着街道的荒凉。在这种假想的凝视中，红狼读出一种沉重而旷久的历史感。意识到了这一点，红狼便急忙将视线乖乖地收回，同时，摩托车的速度加快了。

突然，红狼感到摩托车的后轱辘被硌了一下，他先是认为轧了一块石头，转念一想石头没有那种绵软的感觉，于是他将摩托车停在路边，一偏腿从车上下来，低头看。红狼首先看到了后轱辘上沾染的一大片鲜红的血迹，红狼吃了一惊：“我轧死人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附近只有那位枯瘦老者，此刻他正蹲在离红狼五米远的地上，用右手拨弄着一堆砂石，认真地寻找着什么。血迹牵扯着红狼的目光，路中央躺着一只被车轱辘压瘪了的大老鼠！红狼犹豫着，最后他还是将摩托车支在路边，朝路中央的瘪老鼠走来。红狼看见老鼠的身体已被压成了一个薄片儿，凸起着几道摩托车轱辘的花纹，几撮竖立的灰毛在热风中轻轻地抖动着，两只前爪无意识地伸向空中，痛苦地颤抖痉挛着，那颗鸡蛋般大小的头颅还在抽搐，一双雪亮的鼠眼此



刻正充满着忧怨和临死的恐怖，单薄的眼皮不时地一闭一合，是那种死之将至的绝望的闭合，而非睡眠将临时的闭合。红狼感到一种恐惧，死亡的恐惧，而这死亡正是他一手制造的，那双雪亮的鼠眼睁开的时候便忧怨地与他对视着，那种非人类的目光竟与红狼有了某种沟通。“它因为我懂得了什么是死亡而留恋自己猥琐的生活。”红狼平淡地想。这时红狼看到老鼠的嘴里涌出一股浓稠的鲜血，然后闭上眼睛，两只前爪的痉挛消失了，紧接着，它周围的血开始在热空气中凝固，颜色由鲜艳转为陈旧，暗含着它由生到死的短暂的过程。“原来死竟这么容易呢！”红狼幸灾乐祸地想着，同时用右脚朝着死鼠的躯体轻轻踢了一下，一股血的腥味陡然而起，扑满了红狼两只硕大的鼻孔，红狼不由得耸了耸鼻子，然后迈着响步朝摩托车走去。

摩托车后轱辘上的血迹一次又一次印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似一朵淡似一朵的红花。红狼想尽快地驶离这条荒凉的街道，他想尽快地摆脱那些残破的房屋，摆脱那些剥落墙皮的砖的牙齿，但他最想摆脱或者说想尽快忘掉的却是那只有着忧怨眼神的死去的老鼠，还有那股令人作呕的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血腥味。红狼驾驶着摩托车专往土多石子密的路段上开，后轱辘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让刚才的死亡记忆被喧闹的砂尘抹掉，而那血腥的气息则让呛人的土气掩盖。

渐渐地，红狼有些厌倦了，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无目的无意义的奔跑，他想尽快地回到自己那个狭窄然而安全的居所里去，再用厚重的窗帘制造一个虚假的黑夜，重新对城市的白天持着奇异的陌生感。但他无法立即掉转车头顺着来路往回走，一股冥冥之中的力量牵引着他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行驶。荒凉的街道仿佛一条通往天堂之路无尽无休，你要想到达美好终端你

就要忍受一个艰难的过程。红狼在火一样热毒的太阳下受着煎熬，摩托车车身像烧热了的饼铛，红狼的身体不留神碰在上面，便有一股难忍的炙烤。地面氤氲着浓重的暑热，精灵似的钻进红狼的衣裤里头盔里，它们吸出了红狼的汗水，很快，红狼变得湿漉漉的，像只落汤鸡。

“我要去哪里呢？我究竟要干什么呢？”

湿漉漉的红狼不停地问询着自己，就像问询一个老朋友似的。不知怎么，刚才那股浓重的血腥味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网罗着红狼，他无论怎样加大油门狂奔，想用弥漫的烟尘滤掉它都是枉然，就在他湿漉漉地不停地问询着自己的时候，那股血腥味便愈加浓重地在他的四周围散发着。老鼠那双忧怨的眼睛也在红狼的脑海里晃动着，最后，红狼难以分清那究竟是一双老鼠的眼睛还是一双人的眼睛，而且那双眼睛在红狼的脑子里无数次地闭合着，这种没完没了的重复一定暗喻着什么，红狼吃力地思索着。今天早晨对于红狼的思维空间来说已经超负荷了，那些稀奇古怪千姿百态的问题令红狼神魂颠倒欲罢不能。

“总之，我不属于这座城市，或者说我难以属于这座城市。我就像这道路上无数石子中的一粒，被抛到这座城市里来，我孤独无助，我对一切都感到陌生，所以我喜欢黑夜，那种晦暗的颜色让我感到安全。我选择鼓手这个职业是想用鼓声提醒这座城市不要对我视若无睹，我是人是男人，强壮敏感的男人……”

红狼随着摩托车“嘟嘟”的前进声悲壮地思考着城市、孤独、男人以及鼓手的问题，这时他已经驶出了那条充满血腥味的荒凉的街道，来到一条两旁栽种着整齐的苍松翠柏的马路上。红狼嗅到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奇异的香味。“这是一条女性的马